

中外文学名著 速读全书

中国卷 II

蔡茂友主编

ZHONGWAIWENXUEMINGZHU SUDUQUANSHU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全书

中国卷 II

蔡茂友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4. 北京

(京)新登字045号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全书中国卷Ⅱ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星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26.25印张 640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7-5080-0209-1/1·320

定价: 29.70元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全书编委会

顾问：冰 心

主 编：蔡茂友

常务副主编：曹书文

副主编：李 虹 夏天阳 余劲松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哲	朱巨才	刘统一	危 红
苏泽立	吴澧波	辛同强	肖四新
周维强	陈 琤	陈筱平	孟令宝
金化伦	张朝晖	胡茂寿	徐绍壁

本卷撰稿人：

陈剑夫	厉震林	黄新宏	黄 川
张金峰	周玉宁	于全有	楼达人
黄 寅	周成璐	杨咏梅	张朝晖
叶 宇	陈 琤	孟 昕	邓雁红
马瑞琦	谭一青	季国平	夏天阳
赵丙祥	蔡 冰	余青松	黄 晨
曹书文	辛同强	刘大培	吴 悔
栾 敬	余红松	桂雪琴	钟英华
张 岩	胡广慧	郭运恒	雷 红

目 录

鲁迅	(1)
阿Q正传.....	(3)
伤逝	
——涓生的手记.....	(7)
孔乙己.....	(11)
祝福.....	(12)
狂人日记.....	(14)
孤独者.....	(16)
郭沫若	(18)
屈原.....	(19)
虎符.....	(25)
卓文君.....	(31)
茅盾	(37)
子夜.....	(38)
林家铺子.....	(51)
清明前后.....	(52)
巴金	(58)
家.....	(59)
寒夜.....	(71)
老舍	(84)
骆驼祥子.....	(85)
月牙儿.....	(99)
冰心	(105)
斯人独憔悴.....	(106)
庐隐	(108)
或人的悲哀.....	(109)

女人的心·····	(110)
张资平 ·····	(126)
冲积期化石·····	(127)
王统照 ·····	(140)
山雨·····	(141)
许地山 ·····	(155)
春桃·····	(156)
李建吾 ·····	(158)
终条山的传说·····	(159)
冯文炳 ·····	(161)
桥·····	(162)
叶圣陶 ·····	(168)
稻草人·····	(169)
郁达夫 ·····	(171)
沉沦·····	(172)
春风沉醉的晚上·····	(173)
她是一个弱女子·····	(175)
张恨水 ·····	(180)
啼笑姻缘·····	(181)
曹 禺 ·····	(190)
雷雨·····	(191)
原野·····	(197)
北京人·····	(202)
欧阳予倩 ·····	(209)
屏风后·····	(210)
田 汉 ·····	(215)
丽人行·····	(216)
获虎之夜·····	(221)

名优之死.....	(225)
洪 深	(231)
赵阎王.....	(232)
丁西林	(237)
三块钱国币.....	(238)
吴祖光	(243)
风雪夜归人.....	(244)
夏 衍	(250)
芳草天涯.....	(251)
上海屋檐下.....	(256)
于 伶	(263)
夜上海.....	(264)
长夜行.....	(268)
陈白尘	(274)
升官图.....	(275)
结婚进行曲.....	(280)
阿 英	(286)
碧血花.....	(287)
贺敬之 丁 毅	(292)
白毛女.....	(293)
史东山	(299)
八千里路云和月.....	(300)
蔡楚生 郑君里	(306)
一江春水向东流.....	(308)
沈 浮 郑君里	(314)
乌鸦与麻雀.....	(314)
阳翰笙 沈 浮	(320)
万家灯火.....	(322)

地泉	(327)
蒋光慈	(340)
丽莎的哀怨	(341)
柔石	(346)
为奴隶的母亲	(347)
二月	(349)
张天翼	(352)
大林和小林	(353)
包氏父子	(366)
艾芜	(369)
南行记	(370)
沙汀	(384)
淘金记	(385)
罗淑	(399)
生人妻	(400)
萧军	(402)
八月的乡村	(403)
萧红	(419)
生死场	(420)
呼兰河传	(436)
端木蕻良	(453)
曹雪芹	(454)
李锐	(482)
死水微澜	(483)
沈从文	(498)
边城	(499)
萧乾	(503)
栗子	(504)

钱钟书	(506)
围城	(507)
黄谷柳	(522)
虾球传	(523)
凌叔华	(537)
绣枕	(538)
施蛰存	(540)
梅雨之夕	(541)
卜乃夫	(543)
野兽·野兽·野兽	(544)
英雄史诗	(559)
玛纳斯	(560)
马 原	(567)
西海的无帆船	(568)
路 翎	(572)
饥饿的郭素娥	(573)
丁 玲	(586)
莎菲女士的日记	(587)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591)
赵树理	(605)
三里湾	(606)
马 烽 西 戎	(620)
吕梁英雄传	(621)
柳 青	(634)
创业史	(635)
孙 犁	(648)
荷花淀	(649)
李英儒	(651)

野火春风斗古城	(652)
欧阳山	(666)
三家巷	(667)
梁 斌	(681)
红旗谱	(682)
曲 波	(697)
林海雪原	(698)
吴 强	(713)
红日	(714)
周立波	(730)
暴风骤雨	(731)
杨 沫	(745)
青春之歌	(746)
罗广斌 杨益言	(760)
红岩	(761)
高云览	(776)
小城春秋	(777)
冯德英	(791)
苦菜花	(792)
周而复	(803)
上海的早晨	(804)

鲁 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881年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水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在仙台学医，后弃医从文，决心用文艺作为改变人们精神的手段；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学堂任学监；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不久随部迁到北京；1918年，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写工作，以文艺为武器，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进攻；“五·四”运动后，他又积极支持和组织“语丝社”等进步社团，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校兼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的世界观发生质的飞跃，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了最后十年光辉的战斗生活。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发起和领导工作，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党的工作表现了坚定的态度。十年中，他以杂文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留下

了光辉的业绩，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他一生创作有小说、杂文、散文、日记、书信、文学史等著作，近400万字，译作300多万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小说在思想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艺术上，汲取中外优秀小说的写作技巧，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新的民族形式的奠基之作。他还善于把炽热的感情隐藏在冷峻的外形之中。代表作有《呐喊》、《彷徨》等。杂文数量最多，有《坟》、《热风》等16部。他的杂文思想深邃、笔锋犀利，成为与敌人斗争的最主要武器。

阿 Q 正传

我要给阿Q作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然每一提笔，便感到万分困难。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名目是极重要的。传的名目繁多，列传，自传、小传……可惜都不合。只有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字来，作为名目了。第二是我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时，阿Q逢人便说他也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是本家。哪知第二天就被叫到赵太爷家挨了顿痛骂。从此，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所以我终于不知他姓什么。第三，我也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只听人人都叫他阿Quei，却不知道究竟是阿桂还是阿贵，只好用“洋字”，略作阿Q。第四，是阿Q的籍贯。依着他多住未庄，就说是“未庄人也”。不过仍有些乖史法的。以上算作序。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不详，连他先前的“行状”也很渺茫。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无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所以，只在人们忙碌时，才记起他。更不必提“行状”了。只有一回，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别人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听了很喜欢。阿Q又很自尊，加之进过几次城，愈合自负。照理说，既然阿Q“真能做”，又见识广，该是个“完人”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常被未庄人取笑。阿Q起先是打，然而总吃亏，只有改为怒目而视，但那些闲人们仍不放过，常揪住他的辫子往壁上碰，而后心满意足的得胜地走了。阿

Q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地走了。当未庄人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后，更加不放过他，常强迫他说自己是畜生。阿Q起先还觉得心里闷，然而不到十秒钟，一想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除掉自轻自贱，那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又愉快地喝酒去了。

有一回，却终于在阿Q的记忆上，发生了使他觉得平生第一次受屈辱的事。那就是竟被王胡打了！王胡因为那一脸络腮胡子，一向被阿Q所深瞧不起的，这回竟！阿Q无所适从地在街上站着，看见远远走来一个人，是钱府大少爷——去过东洋，剪了辫子，被阿Q称为“假洋鬼子”的。“假洋鬼子”近来了，阿Q骂道：“秃儿，驴……”这回可能由于太气愤，竟骂出了声。那秃儿提着棍子大踏步走过来狠狠打了他几下。这大概是阿Q记忆上第二次受辱。然而不一会儿，“忘却”这宝贝又发生了效力，当他将到酒店门口时，早已有些高兴了。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的小尼姑，阿Q又来了气：“怪不得今天这样晦气！就因为见了你！”他边想边迎上去吐了口唾沫，小尼姑没睬他，他又突然又摩伊的头皮，扭伊的脸颊，旁人大笑，阿Q越发得意。“绝子绝孙的阿Q！”远远传来小尼姑的骂声，阿Q大笑着回到土谷祠。然而这次胜利却使他有些异样。平时是一躺下就睡着了，可今天？“绝子绝孙的阿Q！”阿Q耳边又响起这句话。不错，该有个女人了，有个女人……。

这一天，阿Q正在赵太爷家的厨房里和赵家唯一的女佣吴妈谈闲天，忽然恍惚起来，他大喊着对伊跪下了：“我和你困觉！”吴妈一愣，随即哭着往外跑去。阿Q跪在那儿，仿佛觉得有些糟，正想着，忽然头上着了很重的一下，原来是赵秀才拿根大竹杠立在他身后。赵秀才刚一走，阿Q慌忙从后门溜回了土谷祠。然而不久，地保来了，让阿Q给赵家赔钱，阿Q只有把棉被当掉赔了钱。打这天起，阿Q忽然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女人们都躲着

他走，管土谷祠的老头也想赶他走，最要命的是没人请他打短工了，不打工，吃什么呢？这一天，阿Q实在太饿，只好出去求食。熟识的饭馆他不愿求，慢慢一直走，竟走到了静修庵的门外。他走近园门，眼前一亮：一畦老萝卜！他匆忙拔了几个，却见老尼姑已放了黑狗撵他。阿Q慌忙中掉下一个萝卜，正吓走了黑狗，他才拔步跑了。待三个萝卜吃完，阿Q已打定了进城的主意。

当阿Q再次出现在未庄时，人们惊异地发现他变了。常大摇大摆地到酒店买酒喝。细一打听，才知阿Q到城里举人老爷家帮过忙。这一来，众人对他更是又敬又畏。“你们见过杀头么？”阿Q炫耀地对围在他四周的人说。众人更加凛然，不免对他“敬而远之”起来。只是一班闲人却想要探究阿Q发财的底细，阿Q并不讳饰，傲然说出经验来，却原来竟是一个帮助人家接东西的偷儿！这真令那些对他“敬而远之”的人感到有些屈辱了。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悄悄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城里举人老爷的船！这船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人们都传说是革命党进城了，举人老爷才来乡下避难的。一时人心惶惶。阿Q本来是极反对革命的，认为革命便是与他为难。而现在发现革命竟使举人老爷也这样怕，不免有些神往了。这一日他喝了点酒，走在大街上飘飘然起来，忽而觉得自己成了革命党，禁不住大叫起来：“造反了！造反了！”人们都用惊惧的眼光看着他，他更是飘飘得要飞起来了。回到土谷祠，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他恍惚觉得未庄的乌男男女女们都跪在了他面前求他饶命，赵太爷，王胡……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发出了鼾声。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懒洋洋地有意无意地走到了静修庵。他猛然听得狗叫，便急忙拿起一块砖头，然而走出来的却是老尼姑。“怎么？那秀才和假洋鬼子已革过一命了，你还要怎样？”伊看

着阿Q手里的砖头，两眼通红地说。原来是赵秀才一听说革命党进了城，就急忙去找假洋鬼子商量去革命。他们想起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革掉的，就急忙来到庵里。当老尼姑后来检查时，才发现龙牌固然已碎，连一个宣德炉也不见了。这事阿Q后来才知道，他深怪他们不招呼他。“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已投降革命党了么？”阿Q想。

这一天，阿Q经过钱府，钱府的门正开着，只见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正谈得起劲。阿Q怯怯地踱进去。他鼓起十二分的勇气终于开了口。然而只说了“我要投”三个字，就被“洋先生”扬起棒子赶了出去。阿Q只有懊丧地往回走。忽然，“拍，吧”，阿Q听得一阵异样的声音，接着看见迎面过来的小D。“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地说着跑走了。阿Q气愤地想：全是“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哼，妈妈的假洋鬼子，你造反！我要告你，看你抓到县里去杀头！妈妈的——！

然而，四天后的一个暗夜，阿Q都被糊里糊涂地抓到了县城。第二天在大堂上，一个穿长衫的老头子问：“你的同党呢？就是那晚打劫赵家的人？”“他们没有来叫我。”阿Q提起来就愤愤的。他还想说，老头子却叫人将他关进了一间小屋里。第三天，依然是同样的问语，阿Q只能说“没有”。那老头子就拿了纸笔来，叫阿Q画押。阿Q简直吃惊地要“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纸笔相关，是初次啊！他立志要画得圆，然而手一抖，画成了瓜子形。他回到小屋，一直为没有画圆而懊恼，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孙子才画得很圆呢！

第四天，阿Q被抬上一辆没篷的车，他看着两旁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前面背着洋炮的兵们，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然而又没有全发昏，他的意思之间，似乎人生，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唱几句戏，于是百忙中他叫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

是一个……”人群里轰叫起来。阿Q的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都迸散了。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城里人还在不满地议论，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半天街，却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寂静和空虚。然而一年前，这寂静和空虚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一听到皮鞋的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我是怎样骤然生动呵！现在呢，却只有寂静空虚依旧，子君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那时每当子君来了以后，破屋里便响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男女平等……这样交际了半年之后，有一回又谈起子君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她默想了一会儿，分明地、坚决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几句话震动了我的灵魂，而且说不出的狂喜。只记得当时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她的言语举动，已经模糊了，只感到从她眼里射出的愁喜，分明是允许我了。接下来的日子最幸福也最忙碌。我们开始寻住所，遇到讥笑轻蔑的眼光，子君总是大无畏地镇静地缓缓前行。终于我们在吉兆胡同租到了房子，以后的夜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呵！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她要做饭，管家务，还要饲养她心爱的小狗——